

■新作聚焦

王凯的长篇小说《上尉的四季》： 探索新时代军人心灵秘密

□孟繁华

干事马晓光所有的问题和苦恼都源于去北京大机关借调了两年。去北京是一件让人荣光的事，也有留在北京的可能，关键是他没有留在北京，而又回到了戈壁滩。回来后一切都物是人非，从卫兵例行公事不让进营房开始，马小光的处境处处面临尴尬甚至“危机”。于是他萌生了转业的想法。原先他的希望是：如果调机关，一切都会改变，如将有一张永久的营门出入证，会分到一间正经八百的单宿舍，等到和孟佳怡结婚后还会有一套小公寓房，胸前的资历章也会逐渐多几排。抱负不远大，似乎触手可及，但现在都成了泡影。他面临的现实是，三个人挤在一个房间，空间岌岌可危，还有蟑螂出没。

在基地领导的安排下，马小光还是出任了代理指导员。朋友邱海青苦口婆心劝他不要造次，还是要和北京单位的首长、朋友保持联系。到了连队还是要行使主管职责，在连队，马小光首先面对的是士兵转业还是留下的问题。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。吊车司机米天宝在会餐时大闹一通，不欢而散。小说中的军转是一个事件，而且是与马小光人生四季有关的事件。马小光也确实过了一段“在其位不谋其政”的日子，他浑浑噩噩、得过且过，就等着转业。从北京到基地，巨大的落差足以让一个人从恍惚到沮丧。这就如乡下人进城后，再艰难也不想回到乡下。他们不是为证明“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”，他们隐忍地承受一切就是要留在城里。问题是马小光不是乡下人，作为军人他必须服从命令。可躯体的那移未必也是心理的服从。到了连队之后，马小光才会体会到连队和他想象的不一样，几个月前，连队对他来说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。关于连队的一切都只在电脑屏幕上和A4打印纸上，那些用来“指导基层”的文字背后究竟是什么，他其实并不清楚。

小说从冬天开始讲述，那季节便是马小光的心境，是马小光思想情绪的时空表征，冬日戈壁的荒寒仿佛就是马小光的内心世界，那无疑是他从军生涯的低谷。但每年一度转业士兵士官去留的场景和情绪，也为马小光的转变埋下了顺理成章的伏笔。那时的他“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”，春天到了，新的萌芽在发生，与连队慢慢建立起感情后的马小光情绪逐渐恢复，“春风无限潇湘意，欲采蘋花不自由”。人有主体性，但更有不确定性，何况马小光那一时情绪化的宣泄本来就不那么真实。融入连队后的马小光好像换了一个人，连队工作几乎事无巨细，他都事必躬亲。所谓“玉门山嶂几千重，山南山北总是峰”，也正是马小光夏季时节心情的恰切映照。秋日时节，“党代表”马小光终于成为连队名副其实的主官，“秋日平原好射雕”，将马小光的军人气质和情怀表达得一览无余。因此，本质上说，《上尉的四季》还是一部英雄主义的成长小说，马小光是一个成长于和平时期的英雄，他的军人荣誉感战胜了他的世俗想象。

作为指导员的马小光，和《欧阳海之歌》中的指导员曾武军以及《高山下的花环》中的指导员赵蒙生都不同。曾武军是欧阳海的人生导师，他负有引导、教诲欧阳海成长的职责。他是部队连队主官的典范或样板，他是成熟和坚定信仰的楷模。赵蒙生是干部子弟，到

社会生活的各种动向、各种欲望和要求，在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，无可避免地也要流向军营。军人的思想和情感要求也在发生变化。但是，军人就是军人，无论时代生活怎样变化，军人的天职和荣耀不能，也没有发生变化。这就是军人的特殊性和神圣性。

前线是镀金而不是参战。其母亲将电话打到前线司令部激怒了军长，军长气愤地要让他第一个炸炸药包。在生死未卜的战场上，赵蒙生的转变有其特殊的环境原因，因此也在想象之中；在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式微的时代，马小光的处境要复杂得多。特别是和孟佳怡短暂的相处，既让他体验了刻骨铭心的花前月下，也让他感知了身份对外部世界和人的关系的重要。因此，马小光所面对的世界的复杂性，要远远超过同是指导员的曾武军和赵蒙生。

“络绎不绝”的含义，是说包括军事文学在内的当代文学史，一直在塑造英雄人物，从《红日》《红岩》《红旗谱》《保卫延安》《林海雪原》到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《历史的天空》《兵谣》《亮剑》《牵风记》等，塑造英雄人物的小说“络绎不绝”，且都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，为确立社会主义文化和文学价值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至今仍然影响深远。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，那么我们对当代文学的整体评价就是不准的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“络绎不绝”，就是对英雄人物性格探索的不绝如缕。从《红日》中的石东根、《兵谣》中的古义宝、《亮剑》中的李云龙，再到《上尉的四季》中的马小光，人物明显地朝着越来越生活化、越来越复杂而真实的方向发展。《上尉的四季》中，王凯首先是把马小光当作一个有七情六欲和各种想法的人来写，然后再写他作为人的成长、变化的可能性。这符合普通人的心理真实。社会生活的各种动向、各种欲望和要求，在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，无可避免地也要流向军营。军人的思想和情感要求也在发生变化。但是，军人就是军人，无论时代生活怎样变化，军人的天职和荣耀不能，也没有发生变化。这就是军人的特殊性和神圣性。

文学评论

■编辑手记

青春

YOUTH



“大众对文学阅读的狂热早已冷却，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，许多业内人士毫不客气地向我提出一个共同质疑：这个时候还创办新刊物，有读者吗？得填好大的窟窿吧？”

□李强

1983年7月，《青春》发行量已达70万份，但由于页码少，远远不能满足每天来稿“一装一麻袋”的发表需求，因此，《青春》青年文学丛刊(季刊)面世，页码也由主刊的64页猛增到208页，主发青年作家的中篇小说，也有长篇、短篇和诗歌等，头条便是梁晓声的《今夜有暴风雪》。1984年，杂志社把“青春文学奖”授予这部中篇小说，同时获奖的还有张平发表于主刊的短篇小说《姐姐》，这两部作品也分别获得了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、短篇小说奖。梁晓声的《今夜有暴风雪》更被称为“知青小说”里程碑式的作品。更多后来雄踞文坛广为读者熟知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新创办的《青春》青年文学丛刊上，王蒙、马未都、高晓声、赵本夫、叶兆言、周梅森、陈村、朱苏进、储福金、韩东……40年前，这些人大多还是小青年，或正值壮年。正如冯牧先生在为丛刊题写的贺词中所说：“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，需要造就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成为骨干力量。”《青春》丛刊为更多年轻作家提供了发声的舞台。但是很可惜，由于种种原因，这本丛刊于1988年停摆。

2019年10月，南京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“世界文学之都”称号，作为南京市属唯一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杂志《青春》，我们自豪、欢欣鼓舞之余，内心其实是有些不安的。如何打造一本能够匹配“世界文学之都”形象的刊物提上了日程。终于，就像我们于2019年恢复停摆35年的“青春文学奖”一样，我们决定在2023这一年，将同样停摆35年的《青春》青年文学丛刊复刊，并重新包装定位，改版为《青春》世界青年文学选刊，还是当初的版本，还是当初的页码。

选刊的封面上有一句定位语：瞩目世界青年写作，推动全民文学阅读。这句话已经向读者言明了刊物的两个面向。如今，传统媒体在一夜之间成为明日黄花，基于互联网催生的垃圾信息遮天蔽日，碎片化、泡沫化、短平快的文字、图片、短视频，充斥着我们的生活，影响着青少年的心理成长和审美趣味。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，去年的世界读书日，我们迎来了首届全民阅读大会，倡导“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，形成爱读书、读好书、善读书的浓厚氛围”。《青春》选刊也是“书”之一种，它与读者见面的周期更短，信息量更丰富。在精心的策划和编辑加工下，我们对它的内容、品位有着坚定的信心。同时，我们也以“读者愿意把杂志放到书架上”作为刊物制作的形象目标，编辑部反复比较封面方案、内文版式、折页设计、双色印刷，就连每一个栏目的选题和内文标题，也经历了轮番比较、修改、润色。

今年3月，《青春》世界青年文学选刊创刊号破茧而出，迎着新鲜的风、自由的光，飞向四面八方的读者。翻开新刊目录，读者便能轻易解读出“世界青年文学”几个关键词定位，飞流直下般的首发阵容，更将读者的心境卷入一片浪花翻腾的暗涌。创刊号的开篇是来自尼日利亚青年作家奇玛曼达·恩戈兹·阿迪契的大散文《哀痛笔记》。生于1977年的阿迪契有着丰富的教育背景，曾研习药理学、传媒学、政治学，硕士毕业于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创意写作专业。她的作品《紫木槿》《半轮黄日》《绕颈之物》《美国佬》曾获全美书评人协会小说奖、《纽约时报》十大好书等。阿迪契的写作基于非洲殖民背景和尼日利亚历史记忆，因其面向种族、家庭、女性的世界性文化书写，被认为是全球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“70后”作家之一。正如阿迪契在采访中所说：“当你有一个好的故事，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能产生共鸣，都能产生联系。”《哀痛笔记》以父亲的去世和“我”的种种关于家庭、成长、父亲形象的回忆和塑造，传达出“斯人已逝”的悲伤同情。但阿迪契的视角如此独特，她以抽丝剥茧的笔触，解构了令“我”感到无助、绝望甚至愤怒的哀痛。“对于哀痛，人会不会有独占的欲望？我想让痛苦了解我，我也想让自已了解她”，这句话，或许可以作为我们进入阿迪契的哀痛思辨的题眼。这里揭示一个小秘密，《哀痛笔记》的中文版，此为首次。

接下来，更多“年轻态”的精品力作可谓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。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早年作品：莫言30岁写出的《白狗秋千架》、波兰作家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27岁时写成的《房号》，以及苏童的《古巴刀》、迟子建的《逝川》、石一枫的《寻三哥而来》、董夏青青的《在晚云上》和李娟的《木耳》。这些，都是他们的青春之作。

在特约主编何平先生说出“我们以复刊的名义，创刊《青春》世界青年文学选刊，希望复兴的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黄金时代的青年气”这句话的同时，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：大众对文学阅读的狂热早已冷却，文学期刊的“黄金时代”一去不返，许多业内人士毫不客气地向我提出一个共同质疑：这个时候还创办新刊物，有读者吗？得填好大的窟窿吧？

我们的读者定位是早已设定好了的，以全国中学语文教师为主要读者对象。一个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基本在少年期，也就是小学阶段，这时的引导者主要是家长。但要确立阅读品位，养成可以伴随终身的优质审美趣味，则主要是在中学阶段完成。能在这个阶段形成良好引导作用的，语文老师是至关重要的一环。为此，选刊每期也将邀请一位经验丰富的语文老师组织专栏，解读“中学视角下的青春阅读”。第一期，南师附中语文教研组的鹿冉老师向同学们推荐了李娟的《木耳》、张怡微的《不受欢迎的客人》两篇文章。借此，我们希望尝试通过文学现场，能否连通中学语文教育。

诚不我欺，市场已然残酷，优质内容的分发途径之探，是真正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大难题。经过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连续几个月的宣传轰炸，这本新刊的订阅量仍旧少得可怜，但它毕竟才刚刚诞生，还需要时间成长，需要被更多的读者看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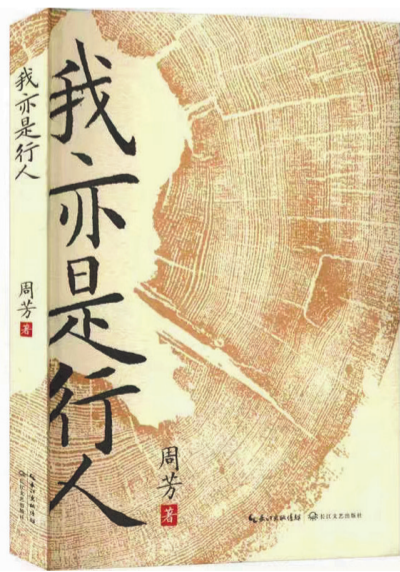
令人欣慰的是，不管是内容设定还是新创行为，我们都看见了同行者。2022年秋，大型文学双月刊《万松浦》创刊号面世，今年初，《十月》杂志开辟“全球首发”栏目。默契也好，共识或情怀也罢，这种同气连枝的氤氲光晕，照亮和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的勇气。

(作者系《青春》杂志主编)

碎片化阅读的今天， 我们为何创办一本新的文学刊物

——《青春》世界青年文学选刊的来路和去处

■第一感受



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

——评周芳《我亦是行人》

□徐可

病痛缠身没有尊严地苟活着的老人，是“夕阳红”麻将馆消磨残年的老头老太太……他们是小人物，是弱者，是最边缘的人，他们的故事再普通不过，但又像包了浆一样油润光滑，闪烁着点点光辉。周芳似乎对小人物特别感兴趣，每一篇都写得很用心，写得很饱满，很有嚼头。

《我亦是行人》写出了小人物的情义。《舅舅名叫李中焕》中，舅舅临死前迟迟不肯落气，最后见到河南老家人才长吁了最后一口气。这样的事情是否有科学依据，不得而知，但此类现象绝非个别。当年我的父亲就是在我从京城赶回老家半个小时后咽的气。也许一个个人临终之际，心中最割舍不下的还是那份亲情吧。《林氏恩怨录》中“我”的父亲和老妈十年前反目成仇，发下毒誓此生至死再不相见。但老妈弥留之际，父亲尽管很不情愿，还是去见了她最后一面，并且帮助料理后事，亲情最终还是战胜了仇恨。《色色王传奇》中的老光棍王爹爹每日混迹于麻将馆，与一帮婆婆们斗斗嘴皮、动手动脚，每每招来她们的笑骂。然而，在这“色”之下，却隐藏着他对青梅竹马的欧阳婆婆几十年的一份痴情、一生坚守。

《我亦是行人》写出了小人物品格中的高贵。书中写了两个乡村教师，一个是《林下村的数学老师》中的夏明圣，另一个是《一桩落水事件》中的汪作成，这两个老师的共同特点是懦弱、卑微。夏老师因为有漂亮女同学来看望过他，就被老婆捏了一辈子的把柄，活成一个笑话。汪老师却因为有一个漂亮老婆而被人嘲笑，得了个外号“汪公公”。他们都是人们眼中的妻管严、窝囊废，但他

们卑微中也有高贵，他们对工作恪尽职守，对学生关怀备至。夏老师最后就是为了纠正一道误判的选择题，冒着大雪连夜赶去学校，遭遇车祸而死。

作品还特别写出了普通人在面对病痛带来的尴尬时的自尊和要强，表现出作家对人的尊严的尊重。《父亲们的管子》中，那些竭力隐瞒尿管的父亲们，他们脸上有英雄末路的尴尬，但更是不甘示弱的要强。如“坐在我左边的一位老人，蜷缩一团，浑身发抖。特别是大腿，抖得厉害，如同体内安装了一台缝纫机，在不停地踩动。尿袋搁在他的左腿上。尿液在袋里荡来荡去，像惶惶不可终日的江水。我右边的一位，双腿夹得紧，管子和袋子被长外套罩着”。这一幕是令人心酸的，我们除了同情，更重要的是理解，是尊重。文中的父亲只许美人迟暮，不允英雄白头。他面对每天要按时按点服下的各种药，哀伤地长叹：“我是一头猪啊，我白白活，我活得没有个人样。”

《我亦是行人》写死亡，重点不在于写死亡的可怕和悲痛，而在于写人性的美善和温暖。在写作方法上，作品明显借鉴吸收了小说的艺术手法。特别是采用小说的叙事手法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。作者善于讲故事，每篇作品都是曲径通幽、一波三折、悬念丛生的故事，让人欲罢不能。《林氏恩怨录》开头部分，对于大妈举止、神态的描写非常传神，传达出主人公内心复杂的情感纠结。在这些故事中，“我”已经隐身退去了，只有故事的主人公们演绎着自己的故事。作品的语言也值得称道。全书语言近乎白描，很少用比喻，很少抒情、议论，不动声色，冷静克制，但很有力道。

周芳是近年来涌现出来的湖北优秀青年作家。这些年，她的创作日益成熟，佳作不断。前几年，周芳凭借《重症监护室》《在精神病院》两部非虚构作品受到广泛关注，产生重要影响。这两部作品以在场的方式，直面疾病、衰老和死亡，表现出作者深切的人文情怀和直面苦难的极大勇气，让人震撼。最近出版的《我亦是行人》(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5月)同样书写疾病、衰老和死亡。但与之之前作品相比，少了些凌厉、直接，多了些温婉、平和，还有点幽默、戏谑，让人读起来多了一份温暖。

全书由九篇作品组成，讲述了九个人的人生故事。这九个人没有一个是大人或所谓的成功人士，他们不过是在土里苦哈哈刨食的农民，是乡村学校的普通老师，是农村中学叛逆的女学生，是